

明永樂白瓷綬帶耳扁壺

黃蘭茵

永樂時期花澆的器形與中亞帖木兒帝國的玉質和黃銅單把壺相互借鑑，青花折沿洗的器形有西亞和北非一帶黃銅及加彩玻璃折沿洗的淵源，而葫蘆形綬帶耳扁壺則可看到馬木路克王朝（Mamluk Dynasty, 1250-1517）金屬器及陶器的影響。同時，葫蘆形綬帶耳扁壺是明代永樂、宣德時期生產不輟的器形，仔細觀察，可以感受到永樂到宣德之間同形器微妙的變遷軌跡，讓人玩味。



明朝永樂時期白釉瓷器的器形淵源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沿襲傳統的器形，如碗、盤、雙繫小罐、梅瓶等，二是反應漢藏交流的僧帽壺，第三類即是與伊斯蘭文化互動應運而生的新器形，如花澆、扁壺、方流執壺等。這件〈白瓷綬帶耳扁壺〉

正是十五世紀早期中國陶瓷器在伊斯蘭文化影響下製作的新器形，是雙方交流互動下的具體產物。白瓷扁壺高二九·五公分，器呈葫蘆形。（圖一）上半部直口斜壁，中間頸部收束，下半部腹部扁圓，器腹中央有一道明顯接痕，器底帶橢圓形淺圈足

（圖二），器身上部左右兩側各以綬帶形耳連接肩頸。全器施加白釉，釉質細潤勻亮，釉表光素無紋，圈足內亦施釉，僅圈足著地處露出潔白胎體。這件〈白瓷綬帶耳扁壺〉器表並無年款，但因其甜白釉色及造型



圖1 明 永樂白瓷綬帶耳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明 永樂 青花幾何紋扁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明 永樂 青花茶花紋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時作為裝水的水壺使用，尤其是在軍事活動使用時，其上的紋飾經常會以馬木路克貴族的紋章作為裝飾，用來象徵物品擁有者所屬的軍團及行政職



圖3 明 永樂 白瓷綬帶耳扁壺 景德鎮珠山出土



圖2 明 永樂白瓷綬帶耳扁壺 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馬木路克王朝陶扁壺 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



圖6 馬木路克王朝 陶扁壺 大馬士革國立博物館藏

位。這件扁壺腹部上面模印的紋樣十分特別：一隻展翅的大老鷹站立於杯子之上，杯子兩旁並各有一六瓣花朵。根據學者的研究，這隻展翅的老鷹是Prince Topuzimur在二三四一年到一三四五年之間，擔任哈馬(Hama)及阿勒波(Aleppo)省長期間的紋章，下方的杯子象徵其仕途生涯的起點是蘇丹的持杯侍者，而六瓣花朵可能即是向蘇丹效忠的象徵。

另一個例子則是一件現藏於

特徵，多數學者接受其為明代永樂時期的作品。明代嘉靖年間王世懋《窺天外乘》及黃一正《事物紺珠》在談到明代永樂、宣德年間內府燒造器物時，都曾提到「永樂、宣德年間內府燒造，迄今為貴。其時以駱眼甜白為常，以蘇麻離青為飾，以鮮紅為寶」一句，其中「駱眼甜白」所指即為此時獨樹一格的白瓷器。「駱眼」是白瓷釉表氣泡爆裂所形成的細微針孔。「甜白」一詞，據劉新園先生研究，則是以嘉靖時新發明的白糖之「甜」，來形容永樂、宣德時期白釉瓷器如白砂糖一般的潔素溫潤。明代永樂時期甜白釉瓷器的瓷胎細白，瓷釉溫潤呈半木光，釉色與釉光和前代白瓷相較確有不同，經學者測試，發現其釉色特徵與釉中的石英顆粒與雲母含量較多有關。類似的〈白瓷綬帶耳扁壺〉，在景德鎮珠山一九八三年的挖掘當中，也曾出土。(圖三)

行旅器用

明代永樂、宣德時期的扁壺大體可分三種樣式，一是直口細頸，

腹部扁圓，平底，肩頸處帶如意形雙耳，一般稱之為「抱月瓶」的扁壺。(圖四)一是蒜頭形口，束頸，腹部扁圓，足部高且外撇，口肩處連接以雙耳的扁壺。(圖五)另一種正是本文介紹略呈葫蘆形的綬帶耳扁壺。三者皆有其外來的器形淵源，並且主要在行旅往來之時使用。以本文所論的綬帶耳扁壺來說，其器形可以看到馬木路克王朝(Mamluk Dynasty, 1250-1517)金屬器及陶器的影響。如一件現藏於敘利亞大馬士革國立博物館(The National Museum of Damascus)的紅陶扁壺(圖六)，可以看出其與院藏〈白瓷綬帶耳扁壺〉在器型上的相通之處：兩者皆以略為內收的頸部連接上方的口部以及下方的扁圓腹部，並帶有雙繫耳。紅陶扁壺上方口部以六個向上漸收的環狀物層疊而成，這種向上漸收的口部形狀可以防止內容之水等液體在行進間向外溢出，很明顯的被永樂時期的作品所學習模仿。雙繫耳供綁繩索，可以吊繫於人、馬、駱駝之上，方便移動。這種扁壺經常在朝聖、狩獵及軍事行動

英國倫敦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V&A)的印花陶扁壺。(圖七)

這件扁壺據傳是在敘利亞阿勒波(Aleppo)的一口水井中發現的，雖然口部略有殘缺，但仍可看出其器形特徵一樣是以頸部連接上部小口以及下部扁圓腹部，肩頸間並帶有雙耳。陶扁壺在器腹上以模印印花作為裝飾，由內而外同心擴散分別為花朵紋章紋、阿拉伯文銘文、網格紋，在一圈留白區域之外的腹緣之處，另有一圈網格紋。以本件作品來說，中央的八瓣花朵紋章經常有馬木路克王朝喀拉溫蘇丹(Sultan Qalawun)的淵源，第二層的阿拉伯銘文則是祝願飲者能夠獲得健康，變得強壯，更往外層的網格紋則是伊斯蘭地區模印陶器上經常可見的裝飾紋樣。整個器物腹部裝飾圖案的構圖布局，不禁令人想起院藏其他帶有圖案花紋的綬帶耳扁壺。

永宣風格

院藏另一件永樂〈白瓷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高二九·八公分，器形特徵與前述白瓷綬帶耳扁壺極為類



圖14 明 永樂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明 永樂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腹部紋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明 永樂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似。(圖八)最大的不同在於其器表以細線刻畫紋飾，上方口部中央有一圈轉枝花草紋，下方器腹中央由內而外同心擴散分別為三角形構成的輪型幾何紋、八芒圖案花紋，在一圈留白區域之外的腹緣之處，另有一圈連續不斷的纏枝葉紋(圖九)，雙耳之上並有折枝花卉紋。器底帶橢圓形淺圈足，足內有釉，圈足著地處無釉。(圖十)

帶有同樣裝飾紋樣的還有一件〈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圖十一) 這件扁壺同樣高二九·八公分，器形特徵、裝飾紋樣、修足方式(圖十二)與上述〈白瓷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相類，最大的不同就是一改前件隱微的細線刻畫，而以明亮艷麗的鈷料為飾。另一件〈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圖十三)，高二九·五，與平素無紋綬帶耳扁壺器形特徵及比例相類，器底也帶有類似的橢圓形圈足。(圖十四) 本件全器以青花裝飾，上方口部中央有一圈轉枝花草紋，下方器腹由內而外分別為



圖9 明 永樂 白瓷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腹部紋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明 永樂 白瓷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明 永樂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明 永樂 白瓷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明 永樂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央為S形外圍一圈花飾構成的輪型幾何紋、與前者略有不同的八芒圖案花紋，在一圈留白區域之外的腹緣之處，另有一圈倒反半錢紋幾何裝飾（圖十五），雙耳之上並有折枝花卉紋。有意思的是，院藏另有一件〈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圖十六），高二五·六公分，上方口部直口、斜壁、中鼓而內收，狀似燈泡。下方腹部扁圓，帶長方形足。（圖十七）全器以青花為飾，上方口



圖17 明 宣德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 明 宣德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8 明 宣德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明 宣德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3 明 宣德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宣德時期生產不輟的器形，雖然器物的風格極少會因為統治的改朝換代而發生突然的轉變，但觀察其器形的弧度比例、裝飾紋樣的不同組合以及圈足的高低方圓，似乎仍可以感受永樂到宣德之間同形器微妙的變遷軌跡。這許多的變化因素是陶瓷器迷人之處，也是我們可以再深入探究的地方。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圖22 明 宣德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0 明 宣德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款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明 宣德 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 景德鎮珠山出土

部中央有一圈轉枝花草紋，腹部則結合前述二種扁壺的紋飾：一面以三角形輪型幾何紋、八芒圖案花紋以及連續不斷的纏枝葉紋為飾（圖十八），另一面則以S形花飾輪型幾何紋、八芒圖案花紋以及倒反半錢紋幾何紋裝飾。（圖十九）正反兩面結合了前述兩種永樂時期作品的裝飾紋樣。S形花飾輪型幾何紋該面的口沿下方，以

青花橫書「大明宣德年製」六字一行楷書款。因其帶有年號款識，可以將其當作宣德時期的標準作品看待。（圖二十）景德鎮珠山遺址一九八二年曾出土同樣帶有「大明宣德年製」青花楷書款的作品，尺寸稍大，口部較類似前述〈白瓷綬帶耳扁壺〉，但雙面紋樣的組合以及長方形圈足則與本件較為類似。（圖二一）與此同

時，院藏另一件〈青花圖案花紋綬帶耳扁壺〉（圖二二），雙面圖案皆為三角形輪型幾何紋、八芒圖案花紋以及連續不斷的纏枝葉紋的組合，圈足橢圓（圖二三），但因其圖案繁密較似宣德有款器，且帶有燈泡形口，一般仍傾向認為其為宣德時期生產的無款作品。

葫蘆形綬帶耳扁壺是明代永樂、

參考書目

1. 藤岡了一、長谷部樂爾，《世界陶磁全集一四—明》，東京：小學館，一九八二。
2. 劉新園，〈景德鎮珠山出土的明初與永樂官窯瓷器之研究〉，《鴻禧文物》，臺北：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一九九六。
3. 鴻禧美術館，《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臺北：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一九九六，頁一八一—三一。
4. 李家治、陳士萍，〈景德鎮永樂白瓷的研究〉，《古陶瓷科學技術第一集》，一九八九，頁二一九—二二四。
5. 耿寶昌主編，《故宮博物院明初青花瓷—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二〇一〇。
6. J. Harrison-Hill, *Ming Ceramics - A Catalogue of the Late Yuan and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
7. Regina Krahl,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 Volume Four (I)*, London: Paradox Writing, 2010.
8. Esin Atli, *The Arts of the Mamluks: Renaissance of Islam*,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1.
9. 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6.
10. Mona al-Moadin, "Pilgrim's Flask" in *Discover Islamic Art, Museum With No Frontiers*, 2016, http://www.discoverisamicart.org/database_item.php?id=object15157:Mus01:33 en 擷取日期：二〇一六年九月二〇日。